



續孽海花人物談 (下)

紀果庵

譚復生遊說袁世凱(射名方安堂蓋由慰亭二字化出)，是新黨得失之關鍵，以袁之梟雄，而不能預料其忠佞，知人之難，有如此者。任公譚傳，記事尚詳，他家亦有記之者，或不如梁氏之可信耳：「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，令君擬旨，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，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，令查出引入上諭中，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，君退朝，乃告同人曰：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！至二十八日，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，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，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。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，遂賜衣帶詔，有朕位幾不保，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，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，而皇上手無寸柄，無所為計，時諸將之中，唯袁世凱久使朝鮮，講中外之故，力主變法，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，冀緩急或可救助，詞極激切。八月初一日，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，初二日，復召見，初三日，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：君謂皇上何如人也？袁曰：曠代之聖主也；君曰：天津閱兵之陰謀，君知之乎？袁曰：然，固有所聞。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：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，惟在足下；足下欲救則救之，又以手自撫其頸曰：苟不欲救，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！可以得富貴也。袁正色厲聲曰：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！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，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，救護之責，非獨足下，若有所教，僕固願聞也！君曰：榮祿密謀，全在天津閱兵之舉，足下及董叢三軍，皆受榮所節制，將挾兵力以行大事，雖然，董叢不足道也，天下健者，唯有足下，若變起，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，保護聖主，復大權，清君側，肅宮廷，指揮若定，不世之業也。袁曰：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，傳號令以誅奸賊，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，竭死力以補救。君曰：榮祿遇足下素厚，足下何以待之？袁笑而不言，袁幕府某曰：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，昔某公欲增慰帥兵，榮曰：漢人未可假大兵權，蓋向來不過籠絡耳。……君乃曰：榮祿固操莽之才，絕世之雄，待之恐不易易，袁怒目視曰：若皇上在僕營，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！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，袁曰：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，而營哨各官，亦多屬舊人，事急矣，既定策，則僕須歸營更選將官，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。乃丁寧而去，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。至初五日袁復召見，聞亦奉有密詔云，至初六日，變遂發。」譚之胆識，不可謂不大，惜在心未細耳。而袁氏奸猾之狀，歷歷如見。

立山為內務府大臣，富於貲，自稱漢軍，故又姓楊，字曰豫甫，戊戌與榮祿合力傾新黨，而庚子終不免於舊黨銜怨，何也？說者不一，近代名人小傳云：「己亥，議為穆宗(同治)立嗣，山主恭親王溥偉，載漪仇之，及拳亂作，廷臣議對御前，山復言神術未可恃，而匪渠皆鬻其富，

遂說漪勳等殺之。」春冰室野乘云：「逢福陵觀察言：立豫甫尙書之死，人皆知爲拳匪誣其財富，而不知尙書與瀾公別有交涉，其死也，瀾實與有力焉；先是都下有名妓曰綠柔者，麗絕一時，瀾與立皆昵之，爭欲貯諸金屋，是時瀾尙閒散無差事，頗窘於資，故不能與立爭，綠柔卒歸立。瀾以是銜立刺骨，及是遂傾之以報。聯若仙（沅）學士之上封事停攻使館也，出遇崇文山於景運門外，崇訝曰：若仙何事，今日未明入值耶？學士告以故，崇勃然曰：若仙！君自忘爲吾滿洲人乎？乃效彼漢奸所爲！（聯爲崇門生）學士毫不遜謝，竟拂衣去，崇益怒，未數日，學士遂赴西市矣。是日學士已赴市，將就刑，忽見一大師兄，紅衣冠由宣武門出，怒馬驟馳，騎後尙拖一巨物，塵埃空涌，觀者皆莫辨，俄頃至刑所，始知爲一人，縛手足，繫諸馬蹄，面目已毀敗，不可復辨，私問諸番役，乃知爲立尙書也。」如所言，立之死亦慘矣。之二說者，皆有所見，蓋若西后無死之心，徒瀾公亦無能爲役。余前記黃秋岳言，已力辨瀾公與立結怨爲綠柔而非賽金花矣，然續書中固言瀾與立會因爭賽而失和，立賽交誼，本非尋常，賽金花本事記其自述云：

「在這個時期中（指由滬移津），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，有一位楊立山，性情極豪爽，和我最要好，初次見面，就送給我一千兩銀子，以後三百兩五百兩是常常給。又有一位德曉峯（名馨，曾爲浙撫，即書中之達壽山）人也誠懇，和我最投契。……楊立山的老太太作壽，我由天津來京給他拜壽，恰巧德曉峯也在京，事畢後，他們便同着一些朋友很懇切的挽留我長住在京裏，無論如何，不讓再回天津了。有的便趕忙去給我租房子，他們這番美意，很難違拂，且有他們幾位在旁關照，也絕無什麼舛錯，隨即搬來京裏。我們在京就住在李鐵拐斜街鴻陞屋裏（按即與孫三幽會所也），這時如韓家潭，陝西巷，豬毛胡同，百順胡同，石頭胡同等地方，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相公，這一帶非常繁華。京裏從前是沒有南班子的，還算由我開的頭。我在京裏不久，經諸位學好一吹噓，幾乎無人不知。每天門前車馬擁擠不堪，有些老爺們，覺着這樣來去太不方便，便邀我去他們府裏，像莊王府，慶王府我都是常去的，尤其是莊王府，只有我一個人能去，旁的妓女，皆不許進入。賽二爺的稱呼，也是從這時才有的。因爲楊立山給我介紹了他一好友，名叫盧玉舫，人極有趣，見我幾次面，就想着同我拜把兄弟，我竭力推辭，他偏不允，便換了盟單，磕了頭，他行大，我行二，從此人們都稱呼我賽二爺。過了些時，我嫌城南一帶太髒太亂，想在內城找一所清潔寬敞的房子，就在刑部後面高碑胡同內看好了一所，便租了過來，搬去還沒有一個月，房東要賣房，我因裝置修飾花了不少錢，捨不得搬走，便打算買了他，同房東划了划價錢，講妥二千五百兩銀子，才要寫契撥款，趕上官廳禁止口袋底，（商鴻遠氏原註云：口袋底，西城一胡同也，……光緒已庚間，這一帶成立了一種曲班，裏面都是姑娘們唱曲，賣茶如今之落子館。後其中漸有操賣淫業者，時端王弟載瀾任步軍統領，聞而禁之，因最初之一曲班設於口袋底，故聆曲者，皆曰進口袋底，及禁止，亦皆曰禁止口袋底。）內城不許立樂戶了，那些被驅逐的姑娘們，就有躲藏在我這裏的，房東恐怕受牽連，房也不租不賣了，只催我快搬家，整天同我吵鬧，我一生氣，就又回了天津。」

由此不特證明養立之關係，抑可知立瀾之爭，原因顯然，彩雲是時傾倒衆生，豈可左右時局，恩仇互快，夫豈彼所能料耶？立山官內務府久，生活極修伙，陳恒慶歸里清談記載殊詳，大可與書中相印證，恒慶與立至交，亦非妄談也。

「立山尙書，字玉甫，漢軍人，其先楊姓。美容儀，慷慨好施，交遊至廣，善鑒別古磁古字畫，收藏甚富，由奉宸苑郎中，洊升戶部尙書，爲內務府大臣。邸內園林之勝，甲於京師諸府。余與之鄰居，起園時，爲之壁畫，自園門至後院，可循廊而行，雨不能阻。山石亭榭，池泉樓閣，點綴煞費經營。演劇之廳，原爲吾家廳事，後歸尙書，予爲布置，可坐四五百人，時雅片盛行，設榻兩側，可以餐烟霞，靜聽詞曲，男伶如玉，女伶如花，迭相陪侍。……凡冠蓋而來者，冬初則一色鷄心外褂，深冬則一色貂褂，王府女眷，珠翠盈頭，小內監二人，扶掖而至，脂粉之香，覆郁盈室，復有時花列案，蓓蕾吐芳，雕簷之下，鸚鵡八哥，歷以銅架，喃喃作人語，與歌聲互答。酒酣燈灺，時已四鼓，賓散戲止，優伶各驅快車出城去，此可謂盛矣。」

續書四十七回記其慶壽演戲一節，皆京朝名伶，極一時之盛，舖排場面，與上文及金花所述對勘，可知梗概。近代名人小傳亦云：「既官總管久，致巨富，家居修靡，排日宴樂觀劇，而性坦直好義，數傾萬金濟人急，未嘗有難色，每隆冬諸旂員寒素者，輒假其裘裳，入春盡付質庫，第以質券歸，山一笑罷，無復言也。……山嗜烟，日盡二兩，而儀容俊偉，容光煥發，人無知其有烟霞癖者。」至其偏護皇帝與西后不合，或亦出之義快本性，有不能自己者歟？凌霄一士隨筆云：「立山庚子被殺，與五忠之列，其任內務府大臣，嘗於冬令爲光緒帝設一屏風蔽寒，時在戊戌政變後，帝被囚，西后虐視之，他大臣無敢向帝致慰勉也。西后知而大怒，嚴詰何人所爲，立山自承，並請未先白太后之罪，西后喝令奄人毆之，立山亟曰：奴才自己打罷！於是自批其頰，至紅腫不堪，后怒始解而叱之退。蓋立山不欲辱於奄人之手也。」又引談園談往記立庚子被禍云：「立忠貞公之入獄，在請室一慟而絕，救之良久不起，羣以先世父（指徐政靖先生）精於醫，因請爲診，以竣刑避之，詢其獲罪之由，且易以舒和以全大臣之體，忠貞曰：昨論大舉攻使館於御前，廷議紛紜莫決，太后謂羣臣曰：此國之大事，應決之於皇上，帝自退政，恒拱默不言，自是力言其不可，以爲無同時與各國開釁理，王夔石稽首曰：聖慮及此，國家之禍也！端邸怒斥之曰：王文韶此時，猶爲此誤國之言邪！余繼謂宜先派大員宣朝廷德意，不喻，然後圖之，則我爲有辭。太后遽曰：即命汝往！余對受國厚恩，不敢辭，惟向不諳洋務，請命徐用儀同往，允之，未及覆命，亂民已蟻聚我家，役壇門外，謂有地道潛通西什庫教堂，大搜索之，無跡，則擁余至壇前焚表，表升，無以罪我，方擾攘間，有類縱騎者，逮予至此，余雖不肖，然亦朝廷極品官，乃一時昏昏而屈膝於亂民，虧體辱國，死不蔽辜，是以悔恨，非畏刑也。逾二日，大差下，獄卒掖之去。」是立雖遊惰手，然不失爲識大體之臣也。端剛諸惡，此之不容，國家不亡，豈非天哉！楊以豪俠，常周人急，故有伶人路三寶殮屍美譚，與王九之送張樵野遺戍，同爲晚清俗界之光云。

沈麟，字北山，與燕谷老人同里閭，以排擊三凶，直聲大動，既閱本書，乃知房閨之間，頗有隱衷，激而出此，非局外所知，小說有裨正史，此一端矣。孫師鄭（雄）舊京詩文集載沈墓表，極稱斯舉，照錄之：

「光緒廿四年戊戌四月，故相翁文恭公奉嚴旨開缺，知與不知，皆以公之去國爲惜，公曷爲而去國？爲榮祿剛毅輩謀孽傾陷而去也。（此其說與梁任公同）……沈君北山，與翁公同里閭，肄業國子監南學，爲公所賞，旋拔中癸巳順天鄉試舉人，出公門下。甲午聯捷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。夙慕楊忠愍史忠正之爲人，平居目擊時艱，常鬱鬱思有所建白。同邑內閣中書張鴻，振奇士也，與君爲總角交，又與翁氏有連，常擬彈劾三凶疏稿以示君，君極稱許，謂適如吾意中所欲言，因加點竄，於己亥十月呈乞掌院學士代奏，疏中大旨謂三人行事不同，而不利於皇上則同。且權勢所在，人爭趨之，今日旗員之中凡掌有兵柄者，即權不逮榮祿，而亦榮祿之黨援也；凡勢位通顯者，即悍不若剛毅，而亦剛毅之流亞也；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，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人之黨，時勢至此，人心至此，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！故竊謂不殺三凶以儆其餘，則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。臣伏願皇太后聽曲突徙薪之言，懷滋蔓難圖之義，亟收榮祿之兵權，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；懲剛毅之苛暴，而用仁慈慈祥之人；李蓮英奄豎小人，復何顧恤！除惡務盡，不俟終朝，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，可以塞天下之望矣。掌院徐相國桐，怖其言，格不上達，君流涕長跪，再三固請，仍不允，遂將摺匣置案上，拂衣出都，道出津門，有國聞報館記者來訪君，乞觀疏稿，君坦然示之，次日，即登報傳播遐邇，爲榮祿剛毅所聞，徐桐恐禍及己，遂露章劾奏，旋奉嚴譴，奪職監禁，經年始出獄，然已憂悸成心疾，居北郭家祠，三歷寒暑，見人不言，時或狂笑，惟喜振筆疾書，不能得紙，則牆壁几案，墨痕狼藉，視其所書之語，多詰屈不可解，未幾，疾卒。……初聘吳縣劉氏，繼娶武進費氏。（即書中所言之米小亭，乃費祀懷念慈也。）」夫以僉王滿朝，奸邪道長之季世，而敢批鱗直諫，不畏強禦，若沈君者，詎不足以風乎？惜所稱轟天雷說部，未之寓目，或其點染，更有可觀者。

余雖嗜史，而深惡正史，翻閱清史，殆個人之履歷表，官階表耳，其於個性，固無所描繪，即事實之肯綮，亦不願明言。昔人稱墓誌碑銘，爲諛墓之文，披覽史書，誠不知相去幾許。（清史稿尚不如碑傳集等所刊之文能盡委曲）所幸私家紀載，往往詳官書所不詳，紀正史所不紀。而數十年來，以時事爲背景之說部，迭出不窮，其中緣飾固多，然亦必有其質地以爲根核，吾人欲明晚清之社會，轉不如於此覘之。若夢海花，固此中佼佼者，續書恣縱，雖不逮正，唯於戊戌以來三十年之朝局，大致可以得一輪廓矣。余每讀三國志注，輒覺裴氏之法，頗宜仿行，今日若有人大發宏願，盡取清代筆記之有關正史者，分別輯錄附載之，綱以目錄，緯以索引，俾後之從事於斯者，一展卷而衆說悉陳，異聞斯廣，則有益學術，當復不淺！掌故之學，未窺門徑，徒事摭摭擷，草爲此篇，因感翻檢之難，遂期補苴之切，不知海內識者，以爲如何也。若夫政局之變化，賢佞之興衰，久有定論，無待費辭。

九月廿三日晨起完稿